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羈留　死事

羈留

古者念國家之重慎出疆之選故歛襢拭璧著乎法制皇華四牡形於風什至若冐威强鄰投身絶域遇責言之禍因加兵之勢國患未弭道閉不通拘留别館憔悴

窮海嬰維縶之苦極窮愁之感乃有持節不屈誓志無苟興言慷慨以聳其聽移書引喻以動其心終受禮而遂歸能蒙恥而有守此固精剛内激忠純不二雖瀕乎九死嬰是多難而保令命於將來為良吏之稱述不亦韙哉

石買孫蒯皆衛大夫魯襄公十七年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陳無宇齊大夫魯昭公二十年四月送女致少姜晉韓須如齊逆女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介休縣東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譏以示譏）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

謂諸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蹶繇吳子之弟也魯昭公五年冬楚子伐吳以驛至於羅汭驛傳也羅水名吳子使蹶繇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命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憑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

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言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繇歸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繇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舍前之忿可也乃歸𨽻縣

季孫意如魯大夫平子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也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於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執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

宣子晉正卿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帥師發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者以從軍使次於雍榆晉地也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頃子勝也左左軍也猗止晏萊焉從後曰猗猗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遠求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

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悅乃歸季孫

叔孫婼魯大夫昭公二十三年正月邾師過武城遂取之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

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輙相執）乃弗與使各歸一館（分別叔孫）

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立待命也從旦至暮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四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之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為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二十四年正月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成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樂祁宋大夫魯定公六年秋八月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它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悅子

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主趙氏經所以稱行人八年二月趙鞅復言於晉

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定六年）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太行（太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漢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月氏西域胡國也以其頭為飲器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無人援助也漢方欲事遠略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更過也音工衡反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西經匈奴道由匈奴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

氏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向西走數十日走趨也不能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至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抵至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下遠音于萬切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遥切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内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寛大信人彊力言堅忍於事 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給供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郭吉史不載何官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親廵朔方歷上郡西

河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以見武節使吉諷告單于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為（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又云征和四年匈奴單于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單

于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與太子爭鬭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

蘇武字子卿初為移中廐監（移中廐名）時漢連伐胡故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益驕武留單于庭十九歲乃還

宋垣榮祖為冗從僕射明帝遣說薛安都為安都所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為安都將領假置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

後梁庾信為右衛將軍散騎常侍聘于周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

陳徐陵初仕梁武帝為通直散騎常侍使魏及侯景寇

京師父摛先在圍城內陵不奉家信會齊受魏禪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期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鰲命鳳之世觀河拜雒之年則有白鳥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

地缺東南感旱圻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六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常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所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翊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

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晉熈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徑途何幾至於鏜鏜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凭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遥憶湓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泒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而躡屩彼何路而齎鏕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

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
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
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須輕軀
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輩賔遊通無貨殖
委非韓起聘鄭私買玉鐶吳札過徐躬掛寶劍䜌來宴
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餘財供無
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

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死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贈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徼騎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侍從私具騾驢緣道亭郵唯希疏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雖非通論皆是外言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皆憤厲既

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體磔蚩尤千剸割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讐佩弭腰鞭為其甲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凌凡我行人偏膺儺憾正從葅觔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見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姦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

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茂吾雖不敏嘗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名為葛嵘之黨邪為邪杲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彞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流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

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宫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揚鶩而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覊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寛猛則謳謡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摇其齒牙為間諜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渡寧非宋典之姦闗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

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剪馘乃至鍾儀見赦明發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洙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賔敬無違今者何𠍴翻蒙貶責若以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與形魄固已銘玆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

為生何能致久是即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竪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譃夫屯亨治亂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緜可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

春和微宜商畧夫宗基彌墜覇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翽囚與國之賔周伯無謩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非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鳥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唇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覇也孫甘言以

娬媚曹屈詐於覊縻旋軫歲到於勾吳寇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賔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鱗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從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身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禀付源出空桑行路貪情猶其相慜嘗謂擇官而仕非

曰孝家擇事而趣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騤駕前王郎吏明經鵷鳶知禮省方廵狩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至以珪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薦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私啣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封舌是所不圖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彼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餧墻壁

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言可念如得生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虞夫四通不逹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

漢丞相解頤之説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請能曉諭若鄙言為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黄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雒孤墳常表思鄉之夢干祈已屢哽慟增深遵彦更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

袁憲武帝永平元年為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黄門

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

後魏賀狄干為北部大夫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絶婚

秦王觚翰之子也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絶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更厚又云叔孫建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

耿貳史不載官使於北燕馮跋跋遣其黄門郎常陋迎之于

道為跋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曰亦各有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

後周元偉為小司寇武帝建德四年偉為使報聘于齊是秋帝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平齊偉方見釋帝以其久被幽縶加授上開府

伊婁謙為宣納上士武帝將伐齊使謙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楊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常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

陳許善心為通直散騎聘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高祖不許留縶賓館

唐鄭元璹為太常卿時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

兄為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犄角來寇汾晉高祖詔元璹入蕃喻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為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璹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璹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璹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北庭累載拘縶蘇武弗過也拜鴻臚卿又云武德四年四月突厥寇并拘我行人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高祖大怒亦留其使人後

鄭元璹數歲得還高祖謂曰卿古之蘇武張騫弗之過也凡五使突厥幾於死者數焉

源休為京兆尹弔冊回紇使德宗建中初休奉使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回紇突董等帝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録等四屍突董者即武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相已下具彩車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等坐大帳立休等于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鬭而死非天子命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

當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汙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

郭鋒為鴻臚卿貞元六年奉使册忠貞可汗可汗為其

弟所殺而簒立時回鶻大將頡于迦斯西擊吐蕃未回
及四月其次相率國人殺簒者而立忠貞之子為可汗
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頡于迦斯西討回將至牙帳次相
等懼其復有廢立不欲漢使知之留鋒數月而迴及頡
于迦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於郊野盛陳鋒所送國信
器幣可汗與次相等皆俯伏自言廢立之繇且請命曰
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陳器幣贈頡于迦斯以悦之可
汗又拜泣曰兒愚幼無知今幸得立唯仰食於阿爹國

政悉不敢問也回鶻謂父為爹可汗以子事之頡于迦斯以其卑遜興感乃相將號哭遂執臣子之禮馬盡以所贈器幣頒賜左右諸行從將士已無所受自是其國稍安乃遣達比特勒梅録將軍告忠貞可汗之哀於我且請冊新君也

魏竇義（史不載官）為幽州楊志誠春衣使文宗太和七年志誠以簡較工部尚書轉簡較吏部尚書中使儻奔迴奏曰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有怨言兼他使焦奉鸞尹士

恭並為志誠縶留矣

强文彩史不載官為安南送冬衣使為黄洞賊所留

死事

烈士之節可殺而不可辱也葢有備使乎之任乘不測之險危言抗論厲聲正色臨白刃而不撓履虎尾而無憚卓然守節甘心死地斯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已其或中反間之謀值變故之勢淪陷異域遭罹非命際會世難以隕厥身誠可悲也至有奄忽被疾遊於客

館復命中途號於左縠亦詩人盡瘁之斯在而春秋加等之攸及咸用論次著之于篇

伯蠲鄭大夫魯成公九年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漢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高陽聚邑名屬陳留里監門門卒也高祖初為漢王使食其說齊時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也
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掉搖也）將軍
將數萬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竪儒
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
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
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
朱建子（臣欽若等曰朱建之子也史闕名）文帝時為中大夫使匈奴單
于無禮建子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安國少季（姓安國字少季）霸陵人武帝時南粤王嬰齊死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初嬰齊為太子入宿衛取邯鄲樛氏女及即位立為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議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助決命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

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王太后將入朝其相呂嘉數諫止也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介恃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太后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嘉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

谷吉元帝時為衛司馬㑹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内附漢議遣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康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不雜曰醇醇一也厚也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若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鄉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

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言卯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舍止也）没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單于庭）帝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帝許焉既至卯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後漢伏隆字伯文瑯琊東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張步兄弟各擁强兵據有齊地光武拜隆光祿大夫使於步即拜東萊太守而劉永亦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豫未决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戸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二州青徐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得

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年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胡母班獻帝初為執金吾與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將作大將吴修越騎輭尉王環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内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班字公節太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為袁紹河内太守

唯韓融獲免

蜀馬良為侍中先主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

晉王運為南海太守元帝命陶侃討杜弢弢乞降帝使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

前秦閻負為苻堅遣負及梁殊銜命下書徵張天錫負
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
宋朱超石仕晉為河東太守其兄齡石先持節督關中
諸軍事關中擾亂高祖時為車騎將軍遣超石慰勞河
雒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
之與齡石俱没為佛佛所殺臣欽若等曰佛佛即赫連勃勃
孫長度為奉朝請明帝遣庾業孔顗代行會稽太守事
使長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

長度不與為標所殺追贈給事中

崔元孫為尚書度支郎泰始二年青州刺史沈文秀反明帝遣明僧暠等與平原諸郡義兵伐之使元孫慰勞諸義軍元孫隨僧暠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南齊車僧朗太祖為齊王時遣使于魏會宋順帝亦遣殷靈誕使於魏魏孝文大饗群臣僧朗以班在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

等

梁張載為太府卿時王琳為湘州刺史恃功縱暴為元帝所徵至江陵以下吏乃使載與廷尉黄羅漢宣慰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縶羅漢殺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讐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

後魏秦愍王觚明王翰之子觚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

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絶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
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
普驎冢斬其尸收議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
以大刃剉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為豫章
王以紹觚
高吞字明珍為員外郎散騎侍郎與叔嶶俱使西域還
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崔長謙東魏孝靜天平中為王客郎兼散騎常侍使梁

還卒於宿預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崔士和為中散大夫武定末蕭寶寅之在關中以士和為督府長史時莫念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

唐吳損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歷中奉使吐蕃以疾歿于蕃中代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吳溆章敬皇后弟也德宗建中初為左金吾大將軍時

涇原兵叛駕幸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背叛之事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溆歎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感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常儀溆退而泚逆謀已决因害溆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久之廢朝一日贈太子太傅實封一百戸葬事官給嫡子與正員五品官

孔巢父為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

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帳下恐禍及已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且懷光素服待命而巢父不止之衆咸怨恚咄嗟曰太尉盡無官矣懷光亦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馬德宗聞而驚悼久之贈尚書左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乃授一子正員官收復河中日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為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眉東嶺東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慰使卒於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謩終事詔贈吏部侍郎以其將命歿於外加等也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失指　辱命　挫辱　專恣　受賂

失指

夫荷皇華之任通二國之好而乏其專對之能失彼綏遠之指或吐詞過倿致終身而見踈或撫邊不恭召羣羌之抵冒請救兵而發其忿覆民災而言無損罔宣朝

命不沃主心繇是自掇悔尤多從遣謫信史是載所以顯其顢蒙後生覽之猶或為之媿赧者矣

魯隱公五年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責窮辭）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奏事不合天子之意）帝怒以為不能弘乃托病免歸

義渠安國宣帝時為光祿大夫使行諸羌行音下更切先零音憐豪帥長也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

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切冒莫北切郡縣不能禁

吳張温大帝時以輔義中郎將使於蜀既至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

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吴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叶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而大帝陰銜温稱美蜀政後終斥之

南齊茹法亮武帝時為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

子響於荆州殺僚佐帝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
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
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
法亮至江陵刑賞處分皆稱勅斷決軍還帝悔誅子響
法亮被責

唐高表仁太宗時為新州刺史貞觀十一年十一月倭
國使至太宗矜其路遠遣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
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繇是

復絶

元彦冲玄宗時為陳留郡太守充河南道處置採訪使天寶十二載坐失移官詔曰元彦冲頃以宿名俾為連率澄清之内淑慝未分廵畧之中紀綱不振至於洪河所歷湍悍是嘗每軫朕懷恐為人患況先有處分早令隄防如聞脩塞之間責成官吏決溢之後致損黎甿曽不存撫便來朝計及别差廵問遽請旋歸字牧之方有損成寄去就之外未為得所豈可尚居雄鎮仍在輶軒

宜從薄懲俾申後效可使持節南陽郡太守

趙計代宗大歷末為御史會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復時渭南縣令劉澡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於府及戶部分巡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澡帝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存恤隱

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滉及計並伏
罪乃貶滉為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為澧州員外司户
參軍
成抗敬宗寶歷初為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答
賀正使而抗獻章請事漏署其名帝以其誠敬有乖恐
不能將命故以光禄卿李銑代焉抗貶饒州長史
羅讓寶歷中為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略
既死其子同捷竊主兵事弔贈使迴朝廷又命讓等宣

慰蓋欲示以威信異其革心而讓與判官樂坤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其書詔而歸殊失奉使之旨

李從簡文宗開成初為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將命北庭不能專對貶復州刺史

辱命

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達一國之政繫一介之使或奉執圭之信或專持斧之威周旋揖讓之間觀聽幾宜之際而乃辯對失禮稽違過期是為辱命

不克奉公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亦奚以多為也

仍叔為周大夫桓王使仍叔之子聘於魯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

華耦為宋大夫聘於魯文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華耦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王叔為周卿士靈王使王叔陳叔愬戎於晉戎陵蔑周室故告愬

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孫文子衛大夫聘於魯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體敵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漢王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郡御史

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一千石以下則得誅及通行飯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車千秋為高寢令上書訟戾太子寃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後漢使者至匈奴使者史不書姓名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

迺貫之

魏邢貞（史不書官）文帝黄初二年使吴拜孫權為吴王貞入門不下車軍師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邢貞即遽下車

後魏元孚為北道行臺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懐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

為行臺甚加禮敬環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

盧度世為散騎侍郎使於宋宋孝武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接對度世應對失理還被禁劾經年乃釋

東魏鄭伯猷為光祿大夫孝靜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

者以此貶之

北齊魏收為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收在館遂買奴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

後唐李彥珣明宗天成初為通事舍人常遣使東川至其境從人為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

烏昭遇為供奉官天成初使於兩浙每以朝廷事私於吳人仍目錢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使

迴副韓玫具述其事

李仁矩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張宴以召之仁矩貪於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瑋所詬罵自是深銜之

蘇繼顏為閤門副使長興四年六月繼顏自夏州使迴朝見初令繼顏入夏州宣諭與夏州押衙賈師温同行繼顏請繇蘆關路入樞密使謂之曰尚平關路平北蕃部結集蘆關路險蕃部阻兵為患況與夏州牙將同

行不如緣尚平關為便繼顔堅請緣蘆關及至蘆關果
為蕃部阻路繼顔遂以勅書手詔授賈師温令入夏州
自於延州候師温而還既朝見明宗怒其不親至夏州
謂左右曰頃年楊彦温據河中令供奉官往宣諭不入
河中顧望而還尋咨背長流蘇繼顔如何處斷延光等
皆不對
漢郭允明為翰林祭酒使隱帝乾祐元年命允明宣賜
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驕縱奉命

之行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甖至渚宮每保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嘗出郛遣人步量壕塹之深淺城壘之高下以動保融多希贍遺

張誼為中書舍人乾祐元年與兵部郎中馬承翰俱銜命於兩浙覩其驕僭之失形於譏誚兼秉醉有輕肆之言錢俶恥之摭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懐柔責授誼房州司户承翰慶州司户

周李損為諫議大夫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命使兩浙損

受命之後過備行李務極華楚在朝親識及前任侯伯皆詣之強有假貸衆憚其利口克率僶俛應副或有告王峻者峻召損深責之損拜謝而去又陳啟事願改前過仍有詛誓之語峻稍解然損亦如故有責玉帶者邀價千緡應聲取之約以使迴償價遂帶之即路所經州府無不強貸遣人齎書青州借錢千緡屬符彥卿移鎮天平遇之於路獻詩遊説懇求借貸彥卿辭以移任干祈不已終借三百緡及至青州又於知州張凝借貸及

在郵驛行止穢雜張凝具事以聞太祖謂王峻曰李損所為如此爭堪更至海外峻乃請行貶逐尋改太府少卿李玭為兩浙弔祭使以代李損主客郎中盧振為兩浙起復副使

金彥英本東夷人為尚輦奉御奉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恭帝顯德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挫辱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所以尚禮義而重誠明也降自

周季忠信陵遲以侯衛而執王人以蠻夷而辱漢使暨南北分峙好問交通或仇怨之未平則禮遇之多闕茍執節靡屈蹈義不迴雖罹厥艱蓋非其恥若乃臨難而變失謀不臧自貽其憂又誰咎也

周游孫伯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詣滑鄭人執之

漢郭吉史官不書武帝元封元年廵邊使吉風告單于曰能戰自將兵待邊不能亟南面而臣單于大怒立斬主客

而留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

蘇武為栘中廐監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廹武降武終不可脅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其别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趙德為軍侯元帝時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失意也陰末

赴鎖琅當德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殺副已下數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帝以絶域不録放其使者於縣度絶而不通

張正為大中大夫成帝時夜郎王興相攻漢遣正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道旁謝之

後漢伏隆為大中大夫光武拜隆光禄大夫復使於張步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遂執隆而受永封

馬日磾為太尉獻帝時奉使袁術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刼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吴張彌為太常大帝嘉和中與許晏使於公孫淵彌晏等具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餘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郡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黄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

四十餘日旦等後踰城而走旦得達句驪句驪王遣人送還吳

陳王瑜爲侍中高祖永定元年使於北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瑜即琳弟執而囚之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數矣齊僕射楊遵彦憫其無辜每祐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

後魏盧昶爲太子中舍兼員外散騎常侍昶與副使王

清石等使南齊既至彼值明帝即位於是孝文南討昶兄淵為别道將而齊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等本非骨梗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為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横齊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

唐歐陽裔封南海公高祖武德九年三月突厥寇靈州裔為行人率行徒五十人將掩可汗牙帳謀泄為虜所拘

崔漢衡為兵部尚書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充吐蕃會

盟副使為吐蕃所執漢衡乃叓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汝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之盡驅而西行既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於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繩連其髮而牽之夜皆踣之於地以髮繩各繫於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卧其上以防其亡逸也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召與相見數讓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難皆我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実舉國所怨本刼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人

以金銀飾桎梏待瑊將獻於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一二人歸報家族也呂溫帶瘡亦至結贊嘉其義厚給賫之結贊率其衆屯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珎渾瑊之將馬寧馬燧之將馬弇歸燧送漢衡鄭叔矩等囚於河州宰榮扶余准等或囚於故廓州故鄯州分囚之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且齎表請進及潘原李觀使止之有詔不許更納蕃使受其表而

反其人

晉盧損為左散騎常侍高祖天福三年使於閩國王昶昶不郊迎不接見但遣其子繼恭陳主禮而已

專恣

周美行人漢稱使者皆愼選於王僚斯不辱於君命若乃通聘結好則保其歡心省風察俗則蘇其民瘼按姦糾慝則去其人患雖有專命之心亦符苟利之訓其或軌度靡遵威福自肆奮其胸臆忽彼簡書弊移於人罪

盈於已以之掇咎又何逃焉以之圖全非所及爾

漢張翁為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遣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伏叩頭謝翁捽

主頭罵詈主上書翁還坐死

韓昌為車騎都尉元帝時與光祿大夫張猛使匈奴呼韓邪單于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塞下無禽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不可更共為言要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盗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漢人為盗於匈奴匈奴人為盗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

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留犁飯匕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契刻攪也音呼高反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匠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羞國家傷威重羞辱也不可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

不道不狀蓋無善狀帝薄其過以其罪過為之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

解盟

夏侯藩為中郎將與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就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帝直欲從單于求之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威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以帝指曉藩

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自以藩意說單于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閡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復亦報其報必大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旨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偶音玉口反駼音塗未曉其形狀所生請

遣使問之所生謂之所出草木鳥獸為利潘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切且先父地不敢失也潘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潘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潘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更經也音工衡反令從潘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譙玄為中散大夫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化風

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

後漢陳龜為五原太守順帝永和中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内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

北齊司馬子如初仕東魏為北道行臺廵簡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兾州斬東

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為

隋武威為右僕射文帝開皇九年持節廵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刑法踈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内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闗遠近驚

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臠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尋詔内史令楊素討平之

王文同為常山郡丞煬帝大業中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内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輙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有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

非童男女者數十俱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勒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讐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唐洪經綸德宗建中初爲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僞示順命即依符罷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爲黜陟

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盡出其財帛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繇是罷職栢耆為諫議大夫文宗太和三年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詔曰頃以德州未下俾宣朝旨慰勉勤瘁詢謀事機計日指程候其速達而所至留滯請兵自隨假勢張皇秉險縱恣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捕置逆校潛送兗渠物議紛然遠近駭聽貶循州司户參軍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可虔州南康縣尉

周李玊為賛善大夫世宗將用師於西南用玊為轉運判官行次永興玊為人所説欲襲取歸安鎮鎮在永興之南距永興三百餘里山路險阻不通車馬雖隷於永興其實蜀寇之狡穴也玊素輕脫銳意邀功乃先以其事白於永興節度使王彦超彦超素知歸安路險深不之許玊稱奉密旨彦超無以阻之玊因移牒永興取本城兵士二百人徑往襲之既入山行數百里前阻隘路蜀寇奄至軍士多死其逃歸者十無二三遂為其所虜焉

受賂

夫奉皇華之命秉使者之車不畏簡書罔思靡慎恣彼貪饕之性廣求賂遺之貲而使君命不行臣節靡著至於是也不亦鄙矣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趙使者史失名姓廉頗既奔魏之大梁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

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
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漢司馬相如為中郎將使蜀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
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晉李苾為侍御史惠帝元康中頻大饑百姓流移入漢
川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不許遣苾持節慰
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劒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
表曰流人千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

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又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繇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宋沈勃為侍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猶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單沉酣放縱無復劑限自侍吴興土豪北門義故脅士庶告索無已又輙聽募將委役還西鄉計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贓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勑法

以正典刑

後魏翟黑子封遼東公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首為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入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絶黑子以不實對竟為太武所疎終獲誅戮

胡莫寒孝文時為殿中尚書使西部勑勒簡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悉勒悉叛

閭文祖為中散孝文太和初南安王禎有貪累之響遣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禎金寶之貽為禎隱而不言事發殺之

隋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突厥主攝圖將内附高祖使慶則出使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

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高

皆無所問

唐栢耆為諫議大夫文宗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山東

連兵日久耆銜命宣慰大肆生平所欲廣受金帛妓女

先是王稷為德州刺史自元和中家稱大富為同捷之

父全略刼之盡取其家金帛為已有及同捷兵破耆又

納稷之女為妓女宣慰使内養馬國亮奏耆於逆賊李

同捷處得人事奴婢大小共九人綾絹一千五百匹奏

進止委所在長吏尋勘勒住分析聞奏帝赫怒俱竄殛及此受誅時人莫不稱快

梁曹守當為廣州宣慰使迴進馬三匹銀二千兩及香藥等合價凡四百餘萬夫王者之命降於侯國彼以賄受此以賄上君子惜之

後唐史在德為著作郎末帝清泰中充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弔祭使賻絹數百疋就亳州賜之在德移文本州取木輿百餘擎張皇其事以邀饋遺漢賓之子悉力

以奉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四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内臣部

總序

古者聖人作事創制仰則天象故宫室之度規於太紫將相之位法乎文昌洎甘石所紀則躔次攸别名品斯著宦者四星實在帝座之側先王取象肇建厥官所以給事左右出入宫掖典司糾禁宣傳命令凡中壼之庶

務禁庭之衆職服位之别囿游之掌靡不領焉然太古之世湮滅罔紀夏商之際簡冊散逸典職之制其詳闕矣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建邦之訓備于六典天官冢宰之屬有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皆有府史胥徒為之給役又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幂人之職分掌五齊三酒六飯四籩四豆五齊七菹巾幂之事以奉宗廟天子皆以内臣參之又有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內宰掌書
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
士八人亦皆有府史胥徒之屬又有內小臣掌王后之
命正其服位上士四人有史徒馬閽人之職掌守王宮
中門及囿游之禁門四人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
戒正內五人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倍寺人之數內司服
一人掌王后之六服縫人二人掌王宮之縫線平王東
遷諸侯力政覇者間起多僭王制晉宋齊楚魯衛諸國

皆有寺人司官巷伯太子内師大閽内竪之名見於載籍而官號之次即無聞焉戰國之際趙有宦者令之職秦并天下並建官號少府之屬有中書謁者黄門鈎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黄門皆屬焉其詹事之屬又有中長秋私府永巷宫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官皆屬焉又有將行為皇后卿及中常侍之職漢因秦制置中常侍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諸署之號悉仍其舊及高后稱制以張卿為大謁者景帝

中元六年更將行爲大長秋武帝太初元年更永巷爲掖
庭置八丞宦者增置七丞鈎盾增置五丞兩尉武帝好
游宴後庭或出豫離館請奏機事多以中人主之其中
書謁者遂典尚書奏事成帝建始四年更中書謁者令
爲中學音令鴻嘉三年又省皇后詹事官并屬大長秋
又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后卿皆隨太
后宮爲官號在正卿上然西京已來宮府之職猶復參
用他事世祖中興悉任宦者名器之數多所增益少府

屬官有中常侍無員掌侍從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衆事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小黃門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丞從丞各一人黃門畫屋玉堂三署長各一人內署長七人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守門戶行則騎從夾乘輿車中黃門無員掌給事禁中掖庭令一人掌貴人采女事左右各一人暴室丞一人主中婦人疾病就治及鞫罪之事永巷令一人典官奴婢侍使丞一

人御府令一人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丞一人織室丞一人祠祀令一人典中諸小祠祀丞一人鉤盾令一人典諸近池苑囿游觀之處丞一人永安丞一人掌北宮東北永安宮苑中丞一人主苑中離宮果丞一人主果園鴻池丞一人南園丞一人湖熟監一人濯龍監一人直里監一人濯龍直里園名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內者令一人掌中布張諸衣服左右丞各一人尚方令一人掌上手之作御刀劍諸好器

物丞一人其諸缺　僮役即有員吏從宫符詔騶僕射家巫從宫録事之名分隸諸署又有大長秋一人職掌奉宣中宫命令凡給賜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宫出則從丞一人中宫僕一人王馭中宫謁者令一人中宫謁者三人主報中宫尚書五人主中文書中宫私府令一人主中藏幣帛丞一人中宫黄門冗從僕射一人丞一人複道丞一人主中閤道中宫樂長一人又有給事中署宫侍郎六人比尚書郎給事黄門四人比黄門四人比黄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郎將又中宫令一人主

中諸署天子又長樂宮有太僕太官丞食監諸侯王國有永巷長主宮中奴婢 明帝永平中始定置常侍員四人小黄門員十人和帝永元十四年以功封鄭衆為鄛鄉侯中人封侯自此始也殤帝延平之間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後孫程立順帝曹騰建桓帝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戮並賜封爵侯者益衆陽嘉四年初聽中人得世襲封爵 永壽三年初以小黄門為守宮令置冗從僕射又置顯陽苑丞靈帝熹平四年改平

準為中凖使中人為令列於内署自是諸署悉以中人為令丞光和六年始置圃囿署以中人為令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諸校尉皆屬之魏文下令限中人不過諸署令為著令藏之屬有内侍黄門令中常侍奉車都尉之職吳唯有宦者之名晉受魏禪多循舊式光禄勲之屬有守宫黄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前趙劉聰亦有中宫僕射之職宋齊因之梁有大長秋主諸宦者以司宫闈統黄門中署奚官暴室華

林等署陳氏之世遵用無改元魏之族起於雲朔從徙代土終都雒宅厥初草創官名未具太和定令職制漸備内官之品則有中常侍中尹中黄門令内者令中謁者大夫中黄門中謁者僕射中黄門冗從僕射中謁者小黄門謁者寺人閽人及大長秋等職列於階品並置内氏長四人掌顧問拾遺應對北齊有中侍中省掌出入門閤中侍中二人中常侍中給事中各四人中尚藥典御史及丞中謁者僕射各二人中尚食局典御丞各

二人監四人内謁者局統丞各一人又有長秋等掌諸宫闈卿中尹各一人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録事員皆其吏屬其所領中黄門掖庭晉陽宫中山宫園池中宫僕奚官等者令丞及暴室局丞中黄門又别有冗從僕射及博士四人掖庭晉陽中山等署别有宫教博士二人中山署又别有麪豆局丞園池署别有乗黄局都尉細馬車都尉幸府部丞奚官署别有染局丞然自元魏以來中人多授臺省官及加封爵至髙齊武成之

間有至儀同食幹者其後以至任參宰相豫掌國政後周六官之建有司内上士巷伯中士等官隋革周制始置内侍省内省内常侍各二人内給事四人内謁者監六人内侍伯二人内謁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領尚食掖庭宫闈奚官内僕内府等及尚食置典御史丞各二人餘各置令丞一人宫闈内僕加置丞各一人掖庭别置宫教博士二人煬帝大業三年改内侍省為長秋監改内常侍為内承奉員二人改内給事為内承

直員四人罷内謁者官又署内僕署所領唯掖庭宮闈奚官三署而已後復置内謁者員唐室之建多因隋制有增益而有司之計吏屬咸備埀為著令故用詳紀内侍省内省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給事八人主事二人令史八人書令史十六人内謁者監六人内謁者十二人内典引十八人内寺伯二人寺人六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掖庭局令二人丞三人書令史四人書吏八人計史二人宮教博士二人監作四人典事十人掌故四人

宫闈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三人書吏六人内閹人二十人掌扇十六人内給使無常員掌故四人奚官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三人書吏六人典事四人掌故四人内僕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駕士一百四十人典事八人掌故八人内府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吏四人典事六人掌故四人太宗貞觀中定制内侍等不置三品官内侍為長官階四品髙宗龍朔二年改内侍省為内侍監咸亨初復舊自貞觀至永淳

末中人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而定員之外復有品官給使之名武后稱制差增員位光宅元年改內侍省為宮臺中宗神龍初復舊號是時中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已上員外官者凡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明皇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棨戟至於持節討伐奉使宣傳內主書院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武德主當率以中人司之其監軍之權過於節使品官黃衣已上三千餘人衣朱紫者不下千數又有內坊單身給事無

品之者開元二十七年以太子內坊隸內侍省為局晉有太子寺人監員齊太子三卿校各有寺人二人隋文帝始置太子內坊典內一人丞四人錄事一人令史三人書令史五人道客舍人六人閤師六人內閽八人內給使無員數內廐二人典事二人駕士三十人亭長二人掌故四人唐因其制者丞二人別置典直四人者也肅宗至德中始置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以統行營諸軍代宗朝復有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肅宗時李輔國為兵部尚書代宗賜號尚父授司空中書令又肅宗朝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給事黃門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常統禁軍代宗幸陝錄朝恩之功又加天下觀軍容處置使永泰二年始以中人掌樞密用事代宗用董秀專掌樞密

德宗貞元四年增內給事二人內謁者監內侍伯各四員十二年立左右神策護軍中尉二員中護軍二員德宗分羽林衛置左右神策軍避地山南悉以委中人乃立此職其後兩中尉皆分領左右街功德使後又有知神策軍兵馬使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時天下軍鎮節度諸使皆以內臣一人監之謂之監軍使十五年又增內給事二員二十年增掖庭局令四員憲宗元和中始置樞密使二人劉光琦梁守謙皆為之後有左右三軍闢仗使時以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尋改為鎮州已來招撫處置使十四年又以內侍姚文壽為京西京北

行營宣慰使蓋用兵之際權立使號兵罷則省十五年內省所管高品品官白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內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高品

諸司諸使并內養諸司判官等穆宗長慶中始命中人監陣自後官軍討伐率命中人參護其軍號為監陣時深州宣武相次用兵以中人為諸道兵馬都監四面行營都監兵罷而省文宗時又有供奉官僖宗乾符中以中人為排陣使廣明中置左右觀軍容使後率縣左右軍容入為樞密使中和令孜為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後又以幸蜀以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天下行營兵馬都監田楊復光為同華等州管內制置使皆非常置之職蓋唐室中葉之後諸司諸使

多以中人主之如宣徽使閤門使飛龍使內坊使內弓箭使鴻臚禮賓等使內教坊使五方使學士使糧料院館驛等使之比又有樞密承旨之名朱梁革命並廢衆職改樞密院為崇政院以士人為使後唐莊宗即位稍復本朝內省舊官時有內侍五百人復以中人居樞密使副使宣徽內客省等使之任增置內勾之目以主天下錢穀時以潞州監軍張居翰等為樞密使在藩中門使李紹寵為宣徽南院使兼掌內勾天下財穀皆委裁遣詔諸道悉遣中人赴闕至者僅千人皆委之事務復有內供奉之職明宗天成中廢諸道監軍并內勾司從中書門下之請自後

樞密使專用士人晉漢以來宣徽院有内班之名周循其舊而史闕官號原其親侍帷幄掌事局禁環拱天極是為近臣其有宣翊佐之績著討伐之効彰幹蠱之業擅薦能之美規諫以救時政忠亮以罄臣節内稟賢明之行動昭淵穆之職罔不克享榮禄終全令名至有靡遵倫矩弗念兢厲朋比相附奢縱踰度貪昧無紀誣罔造端始構厲階終罹罪罟自貽之戚幸免蓋希其有出總兵旅外監閫政實分心膂之任以參師律之要至於

被寵奬之數以申褒勸蒙譴讓之典以懲違失皆用論次垂之勸誡凡内臣部十有六門

恩寵

夫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故天文著象則居皇位之側周禮設職乃掌女宫之戒逮乎漢氏而降侍衛黄闥宣傳密命布列殿省分莅職任則有定謀策以扶宸極豫盟誓以討凶慝積宿衛之勞守謹敏之節小心自處勤事匪懈故有苴茅分虎以奠侯封銀璫左貂並處崇

秩開里第之賜累千金之賞寵及宗系恩加既往斯可以獎專良之行成親信之美自非紀意有守初終克固者亦何稱之哉

漢張卿為大謁者呂后所幸風大臣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卿千金

李延年中山人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武帝號李夫人夫人生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

石顯為中書元帝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内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宫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宫門閉請使詔吏開門帝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專命帝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臣願歸樞機職帝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後漢鄭衆字季産為人謹敏有心機初給事太子家章

帝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繇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户鄛音士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鄛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

蔡倫為中常侍安帝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

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道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食邑三百戶後為

長樂太僕

孫程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小黃門江京等與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共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誅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事定下詔曰表功錄善古今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

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僕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鄺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

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氾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子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為東阿侯千户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永建元年程與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叱呵左右帝怒遂免程官悉遣十九侯就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勲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

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步戀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初順帝見廢為濟陰王監太子家小黄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成良賀樂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户賀至大長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户曹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封亭侯司馬彪書

云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曹侯加位特進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貝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大將軍梁兾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帝召璜等五人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兾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超新豊侯二萬户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户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户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

黄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甍賜東國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塚塋唐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帛賜冢塋地

侯覽為中常侍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匱乃假百官俸禄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疋賜關内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兾功進封高鄉侯

趙忠者安平人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黄門忠以與誅梁兾功封都鄉侯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黄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户

後魏宗愛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公

仇雒齊本姓侯氏仇嵩養以為子嵩長女有姿色為冉

閔宫人閔破慕容儁以賜盧豚子生魯元有寵於太武訪得雒齊太武聞其才用將授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為閹人太武矜愍賜以奴為引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黄門侍郎後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原將軍冀州刺史為内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謚曰康段霸鴈門平原人霸少以謹敏見知太武時稍遷侍中賜爵武陵公出為安東將軍定州刺史

趙黑太武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内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黑曰臣以死奉皇太子獻文遂傳祚於孝文黑得幸兩宮禄賜優厚後為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私賂黑曰官高禄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孝文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疋穀一

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疋穀一千斛車牛二乘致柩至都進贈司空公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父瓚爲姚泓安定護軍見殺小没入宫刑初侍東宫以聰識有智略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太武幸瓜步小左衛將軍賜爵涇陽子除留臺軍將軍駕還遷給事中縮太僕曹乃請父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

曰戴轉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
張宗之河南鞏人以忠謹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歷右將軍中常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王又孟舒文成贈平康將軍雍州刺史鞏縣侯及宗之卒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王琚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稍除吏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孝文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

侍後為兾州刺史帝及文明太后東廵兾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拜散騎常侍養孝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扶老自平城還雒邑帝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多窘乏蒙賜帛二百疋及卒贈征南將軍兾州刺史謚曰靖

王温字桃陽孝文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黄門轉中黄門鉤盾令稍遷尚食典御累轉車騎將軍侍中封武陽開國侯

劉鵬粗覽經史閑曉文事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爲給事中孝文遷雒鵬管宫官事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積勞至曹監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領都管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管内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祐性恭容出入機禁

二十餘年未曾有過舔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七十人俱賜鐵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帝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賜帛千疋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出都

杞嶷以忠謹被擢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喜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帝太后每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

宫莫引太后既寵之乃召其父晧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晧生將還見於黄信堂帝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晧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黄金八十斤贈綵及絹八百疋别使勞慰加㠑大長秋卿㠑老疾乞外禄乃以為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將之州帝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雒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㠑耆

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秉馬出入行禁之間

與司徒馮誕同列前後賞賜奴婢牛馬數盈百千他物

稱是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為中散遷光祿大夫遇性巧強

與杞嶷並為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

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及卒贈使持節鎮西將

軍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也為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廐令遷中部

給事中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轉吏部尚書孝文為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加侍中知都曹事許以不死

李豐文明太后之世與其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

王質字紹雙頗解書學文為中曹吏内典監賜爵永昌子轉選部尚書累遷鎮遠將軍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代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獻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寳掌以為榮入

為大長秋未幾而卒
季堅字以壽高陽易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孝文遷雒轉被委授為太僕卿撿課牧産多有滋息宣武初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産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為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贈帛五百疋以弟子曇景為

後襲爵魏昌伯為羽林監直後

白整少歷宫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太和末為長秋卿賜爵雲陽男宣武封其妻王氏為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幼時補小黄門轉中黄門孝文在懸瓠騰使詣行在所帝問宫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繇是進冗從僕射後與茹皓使徐兖采召民女還遷中給事時加龍驤將軍大長秋卿金

紫光禄大夫太府卿孝明践極之始以騰豫在宫衛封開國子是年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勲除崇訓太僕加中常侍改封長樂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拜其妻時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内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會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疾瘳騰之拜命孝明當為臨軒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後與領軍元文厥靈太后又以騰為司空遂與崔光同受詔

秉步挽出入殿門正光四年卒贈帛七百疋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線絰者四十餘人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葬之日朝貴皆從軒蓋塡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

成軌字洪義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殿中謁者僕射季父南征專進御食帝不豫常居禁中車駕還賜帛百疋景明中勑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尚食典御轉崇

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景弔慰叉起為本官
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孝明所幸潘貴嬪
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所敬憚莊帝建義初軌迎於河
陰詔令安慰宫内進爵為侯遷衛將軍及卒贈車騎大
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頗涉書記宣武末漸被知識充
内任自崇訓丞為長兼給事中
孟鸞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

黑於九龍殿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為之憂也及奏鸞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疋以供喪服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供齋賜助施五百疋同類者榮焉

楊範為中謁者累轉崇訓太僕賜爵華陰子宮中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早得華州刺史坐事廢於家靈太后念範勤舊以為侍中安南

將軍華州大中正卒贈秦州刺史

平季字雅穆爲小黄門累轉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與酈朱榮等議立莊帝即位超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成縣開國使食邑七百户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天平中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平安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張景嵩毛暢者咸在孝明左右而並黠了甚見知遇俱爲小黄門

封津字醜漢渤海蓨人也靈太后令津侍孝明書超拜金紫光禄大夫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北齊曹文標鄧長顒輩武成時亦有至儀同食幹者

唐楊思朂中宗初從事内侍省預討李多祚功拜銀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

高力士本姓馮則天召入禁中隷司宫臺元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平内難昇儲位力士居内坊日侍左右擢受朝散大夫内給事先天中又預誅蕭岑

等功超拜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力士常於寢殿側簾幃中休息殿側亦别有一院中有脩功德處彫瑩璀璨窮極精妙十七年又詔贈其父廣州大都督母麥氏夫人力士又娶宫元晤女為妻乃擢元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傅天寶初加冠軍大將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十四載為內侍省內侍監秩正三品及從幸成都還封齊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五百户至寶

應元年卒贈揚州都督陪葬泰陵
陳德平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開元十八年
贈其母趙氏部國夫人何行成為内侍員外置同正贈
其母勞氏渤海郡君郭元瓌為内侍員外置同正贈其
母陳氏為廣陵郡君雷楚珪為内侍員外置同正知内
侍使贈其母和氏馮翊郡君並賞謁陵扈蹕之勤許其
推恩也
袁思藝天寶十四載為内侍省内侍監秩正三品

李輔國本名靖忠天寳十五載元宗幸蜀郡肅宗承命北廵輔國以廐卒從小心恭慎晝夜不離輿衛粗識文字記姓名肅宗賞之留傍手役使及即位因令掌四方文奏賜為護國時四方徵兵朝務日殷輔國兼掌宣傳之命恩遇稍崇累遷太子家令又改名輔國宰臣及近侍不奏事皆因輔國上決既復二京輔國以功遷殿中監郕國公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内宅居止拜開府儀同三司出入侍衛甲士掌數百人權傾天下

肅宗為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擢女為妻弟挹持並引入臺省擢為梁州刺史上元二年八月癸丑詔曰八座位崇是資望實七兵寄重必藉勲賢況見危致命為臣之大節存舊録功有國之常典況兹名器允屬當仁元從開府儀同三司判院帥行軍司馬充閑廐五坊宫院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兼隴右郡牧使京畿鑄錢使長春宫使勾當內作少府監及殿中都使上柱國郕國公李輔國精明洞物宏毅冠時鍾河岳之秀氣禀人倫之

高識悉心無隱應物推誠潔已不雜於風塵臨事無忘
於夙夜義形造次績著始終頃在殷憂備同甘苦身率
先於草創功有成於纘服洎大兵之後戎務實繁職統
中外事無大小克徇恭敬之節用申協賛之勲比陳利
害多所宏益永言忠讜實表公才未嘗矜伐彌自謙損
星霜幾變夷險一心豈有業構經綸任兼軍國尚居散
列獨謝崇班宜膺喉舌之寵仍受腹心之託欽乃攸司
以副僉望加兵部尚書餘並如故乙未輔國於尚書省

上詔内厨造食自宰臣已下朝臣畢集於都堂送之太常列樂酣宴竟日代宗即位輔國又與程元振有翼戴功特賜號尚父寳應元年五月壬午制曰論道之官兼平水土神化之本皆屬陶鈞仗以勲賢孰兹大政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判元帥行軍司馬閑廐等使上柱國尚父李輔國先聖同徳皇家保衡經綸雲雷負揭日月佐命之義格於蒼穹親必造膝言皆投水功髙彌損任重不矜芟夷内難義形於色姦邪黜伏宗社獲安

大厦再崇九鼎增重肆予小子繼守萬方頃以寡薄賴
於營救巖廊是倚舟檝可秉且名冠雲臺未登公輔績
參天造猶缺苴茅久遂推挹忍垂彞典朝廷百辟屢進
昌言乃申弼亮之謨式副羣公之請主兹空土拜以專
車更誓山河用加井賦宜俞往諧之命允叶褒優之禮
可司空兼中書令兵部尚書食實封八百户
程元振以宦者直内侍省累遷至内射生使代宗即位
以其誅越王并黨與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衛將軍知

内侍省事尋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等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應軍使尋加驃騎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帥貞為司空母郤氏為趙國夫人魚朝恩天寶末入内侍省初為品官給事黄門至德中甞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目自朝恩始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陝北至華陰朝恩以大將軍至迎奉六師方振繇是深加寵異改

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永泰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加内侍省監判國子監事充鴻臚相禮賓等使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户二十四日於國子監上詔宰相及中書門下官諸司常參官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京兆音樂内教坊音樂竿木渾脱羅列於論堂前朝恩辭以中官不合知南衙曹務宰相僕射大夫皆勸之朝恩固辭乃奏之宰相引就食奏樂中使送酒及茶果充宴樂竟日而罷元載奏狀又使中使宣勑云朝恩既辭不止

但任知學生糧料是日宰相將軍已下子弟三百餘人皆衣紫衣充學生房設食於廊下大歴三年録朝恩前後功封韓國公加内侍監仍加實封一百户餘並如故以讓國子監禮賓使之故寵之也四年九月復兼檢校國子監

董秀為内常侍大歴七年加冠軍大將軍左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封魏國公

喬獻德為中官大歴十二年十月特贈其亡妻李氏為

隴西郡夫人先是內侍董秀宣傳詔旨於中書門下秀誅以獻德代之獻德小心恭慎乃加寵焉時又賜中官劉清潭改名忠翼寵之也

澹守盈德宗時為內侍卒興元元年十月贈右監門大將軍賜名定難功臣以其使河中遇害故也

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貞元六年南郊禮畢還宮德宗以禁衛齊整召文場仙鳴勞勉文場加驃騎大將軍仙鳴加監門衛將

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疋令於諸寺為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卒而卒帝疑左右小使正將食手加毒配流者數十人

第五守進為內侍省內常侍貞元十四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仍賜名守亮

俱文珍從後義父姓劉名貞亮憲宗為太子貞亮有輔翊功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中卒帝思其功贈開府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黄門直東宫憲宗即位為内常侍知內侍省事元和四年十月以護軍中尉將神策兵東討王承宗帝御通化門樓以送之後為淮南監軍帝待承璀意厚以宰相李絳在翰林數論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乃罷絳相位承璀復入為神策中尉

劉光奇憲宗時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内侍監致仕元和七年正月贈揚州大都督以掌宣轉樞密故也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壬申即位甲戌賜楊仲和等五

人銀帶一條戊寅白身孫奉滿賜綠幷銀青中官張志和姜士幹孫從彥郭日通並賜緋白身元孝恩等二十人賜綠已卯賜兩軍中尉樞密飛龍弓箭等使及諸供奉官錦綵金銀器有差庚辰高品郭日通袁孝恩並賜金紫玉帶內養袁義成賈叔方等五人並賜緋白身四十人並賜綠而元孝溫劉仲孺昨日賜綠今日賜緋庚辰又賜兩中尉樞密泊諸繒錦銀盤倍於昨日之數品官張萬春郭廣應馬朝寬等五人並賜緋白身二十八

人並賜緑戊子高品劉仲

朝罷辛飛龍監飛龍使忍內官等賜物有差又賜品官

許文瑞鞍馬銀器錦綵金銀賜品官閻志和永興坊宅

一區錢一千貫壬寅賜中官郭日通等錢各五千貫癸

未又賜內官魏宏簡李少端錦綵銀器丁未賜中官孫

仲彥宅一區三月辛亥中官朱惟亮周文晟楊文晟各

賜永興坊宅一區五月辛亥賜內官袁義成咸陽故新

平公主宅一所

儀閻臣和並賜緋金紫辛丑

文宗以寶歴二年十二月即位增右軍中尉梁守謙食實封三百户左軍中尉魏宏簡進階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楊承和飛龍使韋元素進弓箭庫使崔潭峻加上將軍並賞功也太和元年三月己巳詔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右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梁守謙行右衛上將軍致仕仍全給俸禄命中使以綾絹三百疋錢三千貫文并粟麥薪草就宅宣賜守謙六月己酉内侍監魏宏簡爲左衛上將軍致仕仍全給俸禄

王守澄寶歷末文宗即位爲驃騎大將軍充左右神策
軍中尉實封五百戶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太和
九年九月以守澄守本官知內侍省事充左右神策軍
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散官實封如故及卒贈揚州
大都督
馬存亮累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開成
元年九月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寶歷中爲左軍中尉當
張韶之亂敬宗幸其軍有保衛之功寵任雖多不與王

守澄單同惡嘗以退身為謀後遂稱疾致仕

仇士良有翊文宗之功初為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開成三年正月加驃騎大將軍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武宗會昌元年賜士良紀功碑詔右僕射李程為其文

楊復恭樞密使元翼之子也以父廕入内侍省知書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陽監軍入為宣徽使咸通中元翼卒起復為樞密使黄巢犯闕左

軍中尉田令孜為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
每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
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為右軍中尉時行在制置
内外經略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魏國
公後迎立昭宗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專典禁
兵
後唐張承業初仕昭宗為内常侍光啟三年昭宗將幸
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為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

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鳳翔承業累請出師晉絳以為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於斛律寺昭宗遇弑乃復請為監軍莊宗嗣立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天祐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於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為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李紹宏為宣徽南院使判內侍省兼內外特進左監門

衛將軍同正上柱國同光二年四月加紹宏右領軍衛上將軍封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仍賜推忠翊佐功臣紹宏為帝龍潛時與孟知祥同為中門使及周德威薨帝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即位之初郭崇韜勲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為樞密使紹宏失望乃為宣徽使以已合當樞任志甞欝欝側目於崇韜崇韜知其慊也乃置内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

宋唐玉莊宗時為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賜紫同光二年四月加唐玉金紫光禄大夫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仍賜推忠翊佐功臣依前充樞密副使

楊希朗莊宗時為内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内侍省内侍上柱國與宋唐玉同日加金紫光禄大夫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仍賜推忠翊佐功臣依前内客省使

張居翰莊宗末為樞密使官至驃騎大將軍賜號竭誠保運致理功臣明宗入雒居翰謁見於至德宫雪泣待

罪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居長安詔其子為西京職事以供侍養

孟漢瓊明宗時為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宣徽北院使長興末召閔帝於鄴閔帝即位尤恃恩寵應順元年閏正月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貞扶運保泰功臣漢瓊時權知魏博軍府既聞命表讓馳驛詔受官牒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五